

(上) 評 批 化 文 西 東

種一十三第庫文方東



發
行

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

詹父著

近年以來，吾國人之羨慕西洋文明，無所不至。自軍國大事，以至日用細微，無不效法西洋，而於自國固有之文明，幾不復置意。然自歐戰發生以來，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殺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爲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爲世界從來所未有。吾人對於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已不勝其懷疑之意見；而吾國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於道德上或功業上表示其信用於吾人，則吾人今後，不可不變其盲從之態度，而一審文明真價之所在。蓋吾人意見，以爲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

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西洋文明醞郁如酒，吾國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國文明粗糲如蔬。而中酒與肉之毒者，則當以水及蔬療之也。文明者，社會之生產物也。社會之發生文明，猶土地之發生草木；其草木之種類，常隨土地之性質而別。西洋文明與吾國文明之差異，即由於西洋社會與吾國社會之差異。至兩社會差異之由來，則由於社會成立之歷史不同。就其重要者言之，約有二事：

(一) 西洋社會，由多數異民族混合而成：如希臘、臘丁、日爾曼、斯拉夫、猶太、馬其頓、匈奴、波斯、土耳其諸民族，先後移居歐洲，疊起戰鬥；有兩民族對抗紛爭至數百年之久者。至於今日，仍以民族的國家互相角逐，至有今日之大戰。吾國民族，雖非純一，滿、蒙、回、藏及苗族，與漢族之言語風俗，亦不相同；然髮膚狀貌，大都相類；不至如歐洲民族間歧異之甚，故相習之久，亦復同化。南北五代及遼金之割據，與元清兩朝之創立，雖不無對抗紛爭之跡；但綜攬大局，仍為一姓一家興

亡之戰，不能視為民族之爭。

(二)西洋社會，發達於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島間，交通便利，宜於商業，貿遷遠服，操奇計贏，競爭自烈。吾國社會，發達於大陸內地之黃河沿岸，土地沃衍，宜於農業，人各自給，安於里井，競爭較少。

社會成立之歷史不同，則其對於社會存在之觀念，亦全然殊異。西洋人之觀念，以為社會之存在，乃互相競爭之結果，依對抗力而維持；若對抗力失調，則弱者敗者，即失其存在之資格。吾國人之觀念，則以為社會之存在，乃各自相安之結果，凡社會中之各個人，皆為自然存在者，非擾亂社會，決不失其存在之資格。蓋吾國人以為一切人類，皆為天之所生，天即賦以相當之聰明才力，以得相當之衣食，諺所謂『各人頭上有青天』及『天無絕人之路』皆表明人類各得自然存在之意義者也。兩社會間之觀念，既有如此之差異，則影響於社會之文明者，差異自必更多，約舉數端如下：

一、西洋社會，一切皆注重於人爲；我國則反之，而一切皆注重於自然。西洋人以自然爲惡，一切以人力營治之；我國人則以自然爲善，一切皆以體天意遵天命循天理爲主。故西洋人之文明爲反自然的，而我國人之文明爲順自然的。（關於此義，日本雜誌中曾有論著甚詳，惜匆匆不及檢出，以資佐證。）

一、西洋人之生活爲向外的，社會內之各個人皆向自己以外求生活，常對於他人爲不絕的活動，而社會上一切文明，皆由人與人之關係而發生。我國人之生活爲向內的，社會內之各個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對於自己求其勤儉克己，安心守分，而社會上一切文明，皆由此發生。

一、西洋社會內，有種種之團體；若地方，若階級，若國家，若民族，皆爲一團體而成一種之人格，對於他團體爲權利義務之主體。此種團體，亦爲競爭之結果；以共同競爭，較之單獨競爭，易獲勝利也。我國社會內，無所謂團體；城鎮鄉者，地理上之名稱，省道縣者，行政上之區劃；本無人格的觀念，存於其間。國家之名稱，則

爲封建時代之遺物，係指公侯之封域而言。自國家以上，則謂之天下，無近世所謂國家之意義。王者無外，無復有相對之關係，其不認爲人格可知。至民族觀念，亦爲我國所未有，所謂蠻夷戎狄者，皆天生之蒸民，且多爲古代帝王之後裔，以其地處僻遠，俗殊文野，故加以區別。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用夏禮則夏之，其區別本非固定，故與現時民族之區別不同。蓋我國除自然的個人以外，別無假定的人格，故一切以個人爲中心，而家族，而親友，而鄉黨，而國家，而人類，而庶物，皆由近及遠，由親及疏，以爲之差等，無相衝突。西洋社會中，既有個人主義，又有國家主義，階級主義，民族主義，時相齟齬，而個人爲中心與國家爲中心之二主義，尤爲現世之爭點。

一，西洋社會，既以競爭勝利，爲生存必要之條件，故視勝利爲最重，而道德次之。且其道德之作用，在鞏固團體內之各分子，以對抗他團體，仍持爲競爭之具。而所謂道德者，乃從人與人之關係間，規定其行爲之標準，故多注意於公德，而

於個人之行爲，則放任自由。凡圖謀自己之利益，主張自己之權利，享用自己之財產，皆視爲正當，而不能加以非難。資本家之跋扈於社會，蓋由於此。我國社會，則往往視勝利爲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勝利，而且有蔑視勝利之傾向。道德之作用，在於消滅競爭，而以與世無爭，與物無競，爲道德之最高尙者。所謂道德，即在拘束身心，清心寡慾。戒謹於不睹不聞之地，爲己而不爲人，故於個人私德上兢兢注意。凡孜孜於圖謀自己利益，汲汲於主張自己權利，及享用過於奢侈者，皆爲道德所不許。

一、西洋社會，無時不在戰爭之中；其間之和平時期，乃爲戰爭後之休養時期，或爲第二次戰爭之預備時期；戰爭爲常態，和平其變態也。我國社會，時時以避去戰爭爲務；惟自然界中競爭淘汰之公理，不能廢止，故至地狹人稠生計逼促之日，爲天演之所迫，避無可避，突然起社會間之擾亂，乃不得不以戰爭恢復和平；和平其常態，戰爭其變態也。西洋社會之和平，用以構造戰爭；我國社會之戰

爭，用以購求和平。故自歷史上觀察之，西洋社會爲此起彼仆之社會；我國社會，爲一治一亂之社會；蓋由於此。

以上所述，不過就所見者雜舉之，而皆爲競爭存在與自然存在兩觀念差異之結果。綜而言之：則西洋社會爲動的社會；我國社會爲靜的社會。由動的社會，發生動的文明；由靜的社會，發生靜的文明。兩種文明，各現特殊之景趣與色彩。即動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帶繁複的色彩；而靜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帶恬淡的色彩。吾人之羨慕西洋文明者，猶之農夫牧子，偶歷都市，見車馬之喧闐，貨物之充積，士女之都麗，服御之豪侈，目眩神迷，欲置身其中以爲樂；而不知彼都人士，方疾首蹙頰，焦心苦慮，於子矛我盾之中，作出死入生之計乎！彼西洋人於吾國文明，固未嘗加以注意；然觀丁格爾步行遊記所言，亦時懷悵觸。彼於滇蜀萬山之中，與吾國最舊式之社會相接，乃謂歐美文明，使人心終日擾擾，不能休息；而欲以中國人真實樸素之風，引爲鍼石，是亦都市之人，覽田野之風景，而有所領略者也。

至就兩文明發生之效果而論：則動的社會，其個人富於冒險進取之性質，常向各方面吸收生產，故其生活日益豐裕；靜的社會，專注意於自己內部之節約，而不向外部發展，故其生活日益貧嗇。蓋身心忙碌者，以生活之豐裕酬之；而生活貧嗇者，以身心之安閑償之。以個人幸福論，豐裕與安閑，孰優孰劣，殊未易定。惟二者不可得兼，而其中常具一平衡調劑之理。又人生之耗費，常與其活動為比例，活動多者耗費亦多，活動少者耗費亦少；故豐嗇之殊，僅由比較而出。其實則各人之生活，悉與其境遇相應，倍入者倍出，寡得者寡失，豐嗇初無二致；此亦平衡調劑之理也。現時西洋人之富力，十餘倍於吾人，易言之，即在吾國可以贍養十餘人之富力，在西洋僅以之贍養一人，故西洋之富力，乃由限制其人口之增殖而成。今日英、美、法、德，其生殖之進步，皆甚遲緩，且又互相殺戮，以減少其人口，於是以其財產與人口相比較，乃與吾國相去甚遠。若使吾國處西洋之境況，則不出百年，即增十倍之人口，而人口與財產之比較，仍與吾國現時相等矣。社會學家言人口有數與量之別；

以量言，則彼石而我斗；以數言，則彼什而我百；數量相準。吾國堪輿家，有丁多財薄，財旺丁衰之言，亦猶此義。此又一平衡調劑之理也。西洋之富，由其力征經營而得，恃人爲之力，以與自然抗爭，凡人類所受自然界之苦痛，悉欲戰勝之或避免之。吾國社會，受自然界之苦痛最甚，飢饉疫癘之至，死亡枕藉，即在平日，大多數之人民，亦無時不以其身與飢寒疾病相戰。西洋社會所受自然界之苦痛，較之吾儕固大爲減少，然其所減少者，仍以人爲的苦痛增益之。試一繙西洋歷史，若宗教戰爭，若政治戰爭，及近年之民族戰爭，其死亡之多，較之飢饉疫癘之災，亦復無異。彼等無饑餓疾病之患，乃以其身與礮火刀兵相抗；此等苦痛，固非自然界所賦與，乃爲人之所以自造者，非天作之孽，而自作之孽也。吾國歷史，雖亦時有戰亂發生，然推其原因，大都爲人口過繁，生事不給，又值水旱災侵之荐至，遂醞釀而起兵災，仍爲自然關係，而非宗教政治民族等人爲之關係也。近年來三起革命，固屬政治戰爭，然較西洋之政治戰爭，犧牲特少，論者謂吾國民性質和平之結果。實則吾國民窮財盡，

日與自然界之苦痛搏戰不遑，政治問題，可已則已，不欲更事吹求，亦所以減輕其苦痛之法耳。聞某縣鄉人言，其鄉每遇豐年，賭博甚盛，典妻鬻子，破家者不知凡幾；若值歉收，則博資無所出，誘引者棄而他去，則家室相安，故豐不如歉之樂。可知人類之性質，於自然之苦痛減少時，輒代之以人爲之苦痛；若自然之苦痛劇烈，則人爲之苦痛自少，此亦平衡調劑之理也。總之，由吾人觀察之結果，則社會之生理，確與個人生理無異。凡喜運動之人，血氣充足，而易於偏勝，故每患充血症。喜沉靜之人，血氣平和，而易於衰弱，故每患貧血症。患貧血症者，由於營養分之不給，細胞之代謝不旺盛，血液之成分不清潔，病菌乘間侵襲之，或成癆瘵，或發瘰癧；吾國社會之症狀，卽貧血之症狀也。患充血症者，由於營養分之過多，蘊蓄於胃腸而發酵，吸收於血管而生毒，病菌乘間侵襲之，或起炎症，或生癰疽；西洋社會之症狀，卽充血之症狀也。兩文明之結果，其不能無流弊，蓋相等也。

至於今日，兩社會之交通，日益繁盛，兩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調和，爲勢所必至。

以事實證之，則西洋社會，以數世紀競爭活動之結果，所獲得之資本，流入吾國，以開發富源。吾國社會，以數千年刻苦安靜之結果，所滋生之人口，輸入他國，以興起工事。此固於兩社會交有利益者。吾國現時水陸交通之逐漸便利，皆賴西洋資本之助；而西美南非及澳洲各埠之開闢，與南洋羣島各國屬地之興盛，亦賴吾國人民之移殖，皆事實之彰著者。往時吾國人以保存富源收回利權之故，拒絕外資，至今絕無成效；近時以疊次政爭之故，財力益覺竭蹶，政治家對於外資，且歡迎之不暇矣。又美國及英屬堪拿大、非洲、澳洲，皆有禁止華工入口之事，數年前吾國人有流入法國巴黎售紙花以糊口者，巴黎市會噴有煩言，至由使館資遣回國；而大戰開始以來，各國乃屢有密招華工之事，法政府至提出議案於議院，試招華工五千人，在兵工廠作工；可知通工易事，以盈補不足，為社會間之定理，如水之必至於平，隄障之設，可以暫止，而不能永絕也。以上所言，為物質上之交換。至精神上之交換，最顯著者，如生存競爭之學說，輸入吾國以後，其流行速於置郵傳命，十餘年來，社

會事物之變遷幾無一不受此學說之影響至西洋俄法德諸國在數年以前亦盛研究東方之學，俄國文豪託爾斯泰氏之著作中，推崇中國文明尤至；將來之西洋社會，亦必有若干之變化，受影響於吾國者，其朕兆蓋已見焉。吾儕今日，當兩文明接觸之時，固不必排斥歐風，侈談國粹，以與社會之潮流相逆。第其間所宜審慎者，則凡社會之中，不可不以靜為基礎，必有多數之靜者，乃能發生少數之動者。即如吾國社會，由大體言之，固為靜的社會；然政治界商業界文學界中，非無少數之動者；此少數之人，即受多數農工細民之給養而產出者也。西洋社會，由大體言之，固為動的社會，然其間亦有一部分之人民，為靜的生活；且西洋社會，常向世界各社會吸收生產，故西洋之動社會亦受世界多數靜社會之給養而產出者也。譬如一都會，其活動固非四周村落之所及；然其活動之由來，實在於四周村落；故四周村落愈多，其都市亦愈興盛。可知社會之中，動者實居少數，而靜者實占多數。吾國將來，其將於少數中求生活乎？抑於多數中求生活乎？設言之，如吾人為長養子孫繁

殖氏族之計，將使之爲官僚，爲商人，爲學士，生活於少數階級中之爲宜乎？抑使之爲農民，爲職工，生活於多數階級中之爲得乎？將使之糴米而食，賃宅而居，作都市中生活之爲愈乎？抑使之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習村落間生活之爲善乎？此固不待再計決者。故吾願吾人，對於此靜的社會與靜的文明，勿復厭棄，而一加咀嚼也。

精神救國論

詹父著

本論題自表面上驟觀之，似不過提倡軍國民主義，警告吾國民，使發揮其戰鬥之精神，以赴國家之患難而已。然如此見解，實與本論之旨趣，大相刺謬。故記者特於本論之開端，亟亟表明之曰：不然，否！精神救國論者，乃從物質救國論轉變而來，而其針對之反面，則為物質亡國論。蓋近數十年中，吾國民所唱導之物質救國論，將釀成物質亡國之事實，反其道而藥之，則精神救國論之本旨也。軍國民主義，乃一種危險而褊狹之主義，與精神救國論，絕不相容。彼主戰爭，以殺敵致果為目的；此主和平，以勝殘去殺為目的。其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焉。

甚矣學說之殺人，烈於鎗礮而慘於疫癘也！當十九世紀後半期，風靡歐美流行世界者，爲一種危險至極之唯物主義。此主義航渡東亞，輸入我國，我國民受之，其初則爲富強論，其繼則爲天演論；一時傳播於上中流人士之間，眩耀耳目，滲入臟腑，而我國民之思想，乃陷於危篤之病態；卒至拋擲若干之生命，損失若干之財產，投入於生存競爭之旋渦中，而不能自拔；禍亂之興，正未有艾！而此十數年來，歐美社會之思潮，乃急轉直下，全然改變其面目，唯物論破碎，唯心論復興，物質主義一轉而爲精神主義。而我國民乃猶徬徨於唯物論之魔障中，述達爾文斯賓塞之緒餘，跼蹐於此慘酷無情之宇宙中，認物質勢力爲萬能，以弱肉強食爲天則，日演日劇，不亦可爲長太息者乎！

歐洲自中世紀以後，古學復興，謳歌古代之文明，剿襲古代之形式，所謂擬古主義之時代；當時人間之一舉一動，悉範以模型，無發展性靈之地，社會之間，寂寂然無復生氣，惟受人爲之迫壓，與文明之桎梏而已。物極必反，乃發生一種空疏之思